

敦煌古藏文歷史文書

王先輯



青海民族學院 印

1979年3月 西寧

序 言

(一)

今年是敦煌石室文献被发现的八十周年。在1959年，敦煌学六十周年的时候，我国学术界曾出版了一本《敦煌遗书总目录索引》作为纪念。

敦煌遗书的发现是我国近代史上古文物发现的一件大事。它的影响所及，给文化典笈、史学、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学、自然科学史、宗教学等学科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扩大了这些学科的研究内容，提高了这些学科的学术成就。由于有了敦煌文献，对于我国中古时期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和民族关系都有了深入的了解。

解放前，由于反动统治者丧权辱国，敦煌文献学也蒙受种种难言之痛楚和羞惭。1899年敦煌文献被发现以后，帝国主义的魔掌就伸了进来、勾结了地主豪绅、学匪政棍上下其手，进行洗劫。1907——1908年间斯坦因和伯希和先后潜来敦煌，虎噬狼吞，把文献菁英捆载而去，分别度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图书馆原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于是，各国东方学者，文献学者翕然相从，形成了敦煌学（Tunhuangology）这一专门学科。我国的学者们痛感文献资料的丧失将贻羞后代，于是由向达（觉明）先生、刘复（半农）先生、王重民（有三）先生和陈垣（援庵）先生等诸老宿通力合作，从国内外把这批宝物的劫余部分和原件摄

影照片集中于北京图书馆，编出了上述《总目录》，便利学人，嘉惠后世，其功是不可掩没的。

人们知道，在敦煌文献中除了汉文以外还有若干少数民族文字和西域古文字写本，其中藏文所占比重很大，仅就斯坦因和伯希和二人劫运国外已经登录编目的已达五千卷以上，留在国内和散在各地的还未在其内。

伯希和劫运至巴黎藏于图书馆的，已由M·拉鲁女士编出三本目录，共2216个编号，它的名称是《巴黎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氏自敦煌收集的藏文写本手卷目录》一、二、三集，分别于1939、1950和1961年出版。（M·LaLou; In-venf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a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Paris. I. 1939. No I—849, II. 1950. No 850—1282, III. 1961. No 1233—2216.）斯坦因劫运在伦敦藏于原印度部图书馆的，由威利布散先生编出一个目录，名称叫做《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手卷写本目录》、1962年出版。（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Oxford. 1962）

这里介绍的藏文卷子，名为“吐蕃历史文书”，通俗地称之为“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原件在巴黎图书馆的编号P. 252，伦敦原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编号为S. 103. (19vIII)

·I)。这两个编号原是同一个卷子，被人为地分作两半，分处两处。全卷共长4.34米，（伦敦部分长3.64米，巴黎部分长0.70米），宽0.256米。按其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一.吐蕃大事纪年，起公元641年，终公元764年，除去中间残阙共98年。二.吐蕃赞普传记及大论位序表。三.吐蕃小邦家臣及赞普世系。

这个卷子的重要早为人们注意。法国巴黎大学藏文教授巴高和杜散先生以及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托玛斯三人通力合作，对这个卷子进行了缜密的研究。当时，他们得到藏族学者葛钦顿珠先生的帮助，1940年刊布了法文——英文译文和拉丁转写的原文。题名《敦煌本藏文历史文献》(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a l'histoire Du Tibet. Paris. 1940)

尽管这本书出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火弥漫，人心浮动，但它仍然引起学术界极大的注意。有人说，从这本书刊行以后，西藏学的文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从那时起又是三十九年过去了，至今，还被人们看作研究吐蕃时期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最有影响的著作。

吐蕃时期是我国藏族历史上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奴隶制社会完全形成，吐蕃奴隶主军事部落联盟组成一个相当强大的地方政权，在政治制度、经济设施、军事组织、物质生产和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藏族人民在伟大祖国的缔造过程中作出辉煌的贡献。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增进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提高民族自尊心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知道这一时期的藏文文献分为三大部类：

一：石刻碑碣和金属铭文：简称金石文字。我们把它们辑成一册，名之为《吐蕃金石录》。

二：写本手卷：本书即是其中之一。卷帙繁多，有待分册辑录。

三：木简公牍文书：大都由南疆出土。吐鲁番至居延海一线也有发现。我们把它们辑为一册，名《吐蕃简牍汇释》。

这些当时遗留下来的文献，一扫宗教信徒散布在吐蕃史上的迷雾，对古代史上若干问题，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对于吐蕃社会结构，有个清晰的了解。还可以补充汉文史料的不足。这三类文献又可以互相发明，互相补充，互相解释。甚至对于古藏文的风貌及文体气势的演变，都能看出其来龙去脉。

为了这些目的，决定把这个卷子原文还原，并附上汉译和注解，提供参考。

(三)

我们主要根据藏文来翻译汉文。同时也参考了巴高等人的法文、英文译文。在一些重要的语词、文句理解上我们跟他们也有明显的差异，例如：

འབྲུག་གི་ཕྱིང་རིལ་པོ་ལ། 巴高、杜散和托玛斯他们解释为“划分地界”，我们理解为“征收土地贡赋”。我们是根据安多方言中至今还存在的语言事实推断而来的，如：
རྩུ་ཁལ་རིལ་(征草)ཕྱི་ཁལ་རིལ་(征伏)གྲག་ཁལ་རིལ་(征畜)等语词与འབྲུག་གི་ཕྱིང་རིལ་有共同的语言形式，这对于吐蕃社

会形态的理解很有关系。

མཐོང་ཁྱེད་ 他们理解为“瞭望哨台”，我们根据《贤者喜宴》(མཐོང་ཁྱེད་དེ་དགའ་སྟོན་)一书的提示，解释为“道一级的军政机构”。

སྤོང་ལྷ་ 他们解释为“未驯和已驯的人”。我们根据《贤者喜宴》解释为“从军的武士与随军的奴隶夫役”。

总的说来，他们筭路褴褛的功劳使我们少走不少弯路，再加上我们晚生的人能有机会见到像《贤者喜宴》这样重要的史笈，我们当然幸运得多了。但是由于我们理解上的局限，在原文中，除了依据已有的原卷照片进行核对以外，其他部分祇能照本还原，在这几道工序上可能还有错误和脱漏，译文和注释上也有水平所限的缺点，所有这些都希望读者指正。

(四)

最后，应该谈谈本书工作过程。于道泉教授在巴黎大学读书时曾是巴高的及门弟子。1948年他回到解放了的祖国，就把巴高等人的译本携回北京，本来打算开展这一项研究工作。1951年我由南京到北京来跟他学习藏语藏文。在他的诱导下逐步进入敦煌文献学的领域。后来，他郑重地把原书交我，嘱我努力解决这一项目的研究课题。词意谆谆，心中铭感。六十年代初开始摸索，中间时断时续。在文化大革命中停顿了许多，至七十年代初，在编译《吐蕃金石录》的基础上，才把本书译成初稿。

多谢陈践践同志的协助，她细心地阅读了全稿，逐字逐句

提出修改意见。特别是她的安多方言知识和牧区生活经验为原文提出好多新的译法的设计，现在的译文可以说是在她协助下才得以完成的，这里应该记下她的辛劳，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东噶·洛桑赤列先生最关心本书的工作。1976年，我把手抄的袖珍本（那是为了躲避“四人帮”们的迫害而特别抄成的，便于藏掖的文本）带到拉萨，提供他阅读。他一见之后，大喜过望，连夜赶抄。以七日七夜的工夫，录了全文。此后，他反复钻研，对我的译文、注释都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应该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于于道泉教授奖掖后进、“只求有成、不必成功在我”的无私风格谨致以崇高的敬意。

青海民族学院的同志们不惮烦地为我们排成铅印本，我相信凡是读到这个清楚的读本的同学，都会对他们的工作表示谢意的，就我个人来说，更应该向有关的同志致敬、致谢！

在此书即将刊出之际，回首惨淡经营的历程，那种“忽魂悸以魄动，悦惊起而长嗟”的噩梦随着“四人帮”、林彪的垮台而一去不复返了，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好形势展现在我们眼前，“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

王尧

1979年于北京

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

目 录

序言	1—6
原文(另附)	
译文	1—78
考释	1—44
附录一	44—66
1、地名索引	
2、人名索引	
附录二	66—69
1、《贤者喜宴》所载五茹及其四至	
2、吐蕃六十一东岱(千夫长)	

《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

汉译初稿

第一部分 编年史

.....
赞蒙文成公主由噶尔·东赞域宋迎至吐蕃之地，杀泥婆罗之“字那孤地”，立“那日巴巴”为（泥）王。

牛疫大作。

此后三年，墀松赞赞普之世，杀“李聂秀”，将一切象雄部落均收于治下，列为编氓。

此后六年，墀松赞赞普升遐，与赞蒙文成公主同居三年耳。

1. 及至狗年（高宗永徽元年，庚戌，公元650年）

屠赞普祖墀松赞之遗骸于琼瓦，长期愿丧不报。

孙墀芒伦芒赞赞普驻于美尔盖。是为一年。

2. 及至猪年（高宗永徽二年，辛亥，公元651年）

赞普驻于辗噶尔。于琼瓦祭祀祖墀松赞赞普。是为一年。

3. 及至鼠年（高宗永徽三年，壬子，公元652年）

赞普驻于辗噶尔。

大论东赞抚服“珞”、“赞尔夏”。是为一年。

4. 及至牛年（高宗永徽四年，癸丑，公元653年）

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东赞于“祐”定牛腿税，达延莽布支征收农田贡赋。与罗桑支之论仁大夏行土地大宗交换。以布金赞、玛穷任象雄部之“岸本”。于多思麻，甘·墀桑介达为仇敌所杀。复仇也。是为一年。

5. 及至虎年（高宗永徽五年，甲寅，公元654年）

赞普驻于美尔盖。大论东赞于蒙布赛拉宗集会。区分“柱”“庸”（即区分武士及奴隶阶级，此说见于《贤者喜宴》），为大料集（即征发户丁、粮草劳役等）而始作户口清查。是为一年。

6. 及至兔年（高宗永徽六年，乙卯，公元655年）

赞普驻于美尔盖。大论东赞于“高尔地”，写定法律条文。是为一年。

7. 及至龙年（高宗显庆元年，丙辰，公元656年）

赞普驻于美尔盖，大论东赞于“仄木”之玛尔地方，征收牛腿税（牧区赋税）。是为一年。

8. 及至蛇年（高宗显庆二年，丁巳，公元657年）

赞普驻于美尔盖，大论东赞于夏日前往“宁钟”之“也·泰瓦”。是为一年。

9. 及至马年（高宗显庆三年，戊午，公元658年）

赞普驻于美尔盖，大论东赞前往“宁钟”之“那仁”地方。是为一年。

10. 及至羊年（高宗显庆四年，己未，公元659年）
赞普驻于“札”之鹿苑，大论东赞前往吐谷浑（阿豺）。
达延莽布支于鸟海之“东岱”处与唐朝苏（定）方交战
（见新唐书111，苏定方传；旧唐书83，苏定方传）。达延
亦死。（唐）以八万之众败于一千。是为一年。
11. 及至猴年（高宗显庆五年，庚申，公元660年）
赞普驻于墨竹·吉介。大论东赞（仍）在吐谷浑。是为一
年。
12. 及至鸡年（高宗龙朔元年，辛酉，公元661年）
赞普驻于美尔蕊。大论东赞在吐谷浑。是为一年。
13. 及至狗年（高宗龙朔二年，壬戌，公元662年）
赞普巡临驻骍于工、祐等地。大论东赞于吐火罗地方征集
象雄之供亿。是为一年。
14. 及至猪年（高宗龙朔三年，癸亥，公元663年）
赞普驻于“南木东”。大论东赞在吐谷浑境。是为一年。
15. 及至鼠年（高宗麟德元年，甲子，公元664年）
赞普出巡北方。大论东赞在吐谷浑境。是为一年。
16. 及至牛年（高宗麟德二年，乙丑，公元665年）
赞普驻于悉立之都纳。大论东赞在吐谷浑境。是为一年。
17. 及至虎年（高宗乾封元年，丙寅，公元666年）

赞普驻于悉立·都纳来玛。大论东赞自吐谷浑境还。于悉立山谷颈部患痈疽。是为一年。

18. 及至兔年（高宗乾封二年，丁卯，公元667年）

赞普至倭儿芒。大论东赞薨于“曰布”。是为一年。

19. 及至龙年（高宗总章元年，戊辰，公元668年）

赞普驻于“札”之鹿苑，且于“几玛郭勒”建造堡垒。是为一年。

20. 及至蛇年（高宗总章二年，己巳，公元669年）

赞普驻于悉立之都纳。吐谷浑诸部前来致礼，征其入贡赋税。是为一年。

21. 及至马年（高宗咸亨元年，庚午，公元670年）

赞普驻于“倭塘”。于“几玛郭勒”击唐军多人。是为一年。

22. 及至羊年（高宗咸亨二年，辛未，公元671年）

赞普夏驻于“登木”之“绿苑”。冬，巡于“多鱼之园”。赞蒙聂唱登嫁“聂秀”之“布奈若爱究”为妻。是为一年。

23. 及至猴年（高宗咸亨三年，壬申，公元672年）

赞普夏驻于象之三道河。冬，至南几林患染天花之症，是为一年。

24. 及至鸡年（高宗咸亨四年，癸酉，公元673年）
赞普初夏驻于“帕登木”谷，仲夏迁至三道河。于“董噶”之鸚鵡谷，由噶尔·赞悉若多布、及·钦陵、赞婆（均为禄东赞之子）二人集会议盟。行牧区大料集。冬，（赞普）牙帐巡临“襄”之“让噶园”，于“董”之虎苑集会议盟，以征调后备军事征集青壮户丁。是为一年。
25. 及至狗年（高宗上元元年，甲戌，公元674年）
赞普夏驻于悉立。返至交拉。冬，至仑邦那。于“拉克”之“布穷”集会议盟。点验红册（军丁名册）。是为一年。
26. 及至猪年（高宗上元二年，乙亥，公元675年）
春，赞普至“谐辛”。赞蒙婢玛伦举行盛大庆宴。垒达延婢松贡金鼎。夏，驻于泥婆罗。大论赞悉若于“欣木”之“孤兰”，征“象雄”之大料集。突厥之境有牲畜疫疾。冬，赞普驻于温之那波。是为一年。
27. 及至鼠年（高宗仪凤元年，丙子，公元676年）
夏，赞普驻于“札”之鹿苑。冬，赞普婢芒伦薨于“仑邦那”。赞普子婢都松（继位）于“折”之“拉垅”。伦赞聂领兵赴突厥。董卜乞力学，收复高昌郡。是为一年。
28. 及至牛年（高宗仪凤二年，丁丑，公元677年）
赞普父王之遗体隐愿于“巴拉木”。野辛·库·播布与交拉·仁祖等二者心怀异志，象雄叛。赞普婢都松驻于辄噶

尔。是为一年。

29. 及至虎年（高宗仪凤三年，戊寅，公元678年）

赞普父王遗骸隐愿不报，厝于“巴拉木”。初冬，于“洛”之“玉斛”集会议盟。隆冬于“邓”集会议盟。若桑支·彭野芸与曲萨若翥松二人获罪。赞普驻于辗噶尔。为父王发丧。是为一年。

30. 及其兔年（高宗调露元年，己卯，公元679年）

赞普驻于辗噶尔。祭祀父王赞普之遗体于“琼瓦”。是为一年。

31. 及至龙年（高宗永隆元年，庚辰，公元680年）

赞普驻于辗噶尔。伦钦陵急集各翼军旅，清查曲氏与若桑支之财产。大伦赞聂于“札”之牟尔垓集会（议盟）。冬，于屯瓦滂之牦牛塘，由大伦赞悉若、伦钦陵二人集会（议盟）。是为一年。

32. 及至蛇年（高宗开耀元年，辛巳，公元681年）

赞普驻于辗噶尔。夏，大伦赞聂于“悉立”河谷集会议盟。努布·芒辗细赞与噶尔·芒辗达乍布二人于包拉山下火并。于甲之“河谷”地方行紧急集会议盟。是为一年。

33. 及至马年（高宗永淳元年，壬午，公元682年）

赞普驻于辗噶尔。大伦赞聂于局然木集会议盟。冬，芒辗细赞与芒相达乍布二人于道孚城堡集会议盟。仲巴·洛

没陵波，野松色至轭噶尔贡奉酒浆。是为一年。

34. 及至羊年（玄宗弘道元年，癸未，公元683年）

赞普驻于轭噶尔。大论赞聂于“札”之牟尔垓集会议盟。冬，祭祀赞蒙文成公主。是为一年。

35. 及至猴年（中宗嗣圣元年，甲申，公元684年）

赞普驻于轭噶尔。大论赞聂于“伍茹”雪之“热干木”集会议盟。曲·都赞、涅·启玛日、吐谷浑阿豺三者前来申诉是非。牛疫大作。于墀包木地方，集中患瘟疫牲畜之肉。冬，于“象”之“让噶园”集会议盟。合并大藏之四岸本为二。是为一年。

36. 及至鸡年（中宗嗣圣二年，太后垂拱元年，乙酉，公元685年）

赞普驻于轭噶尔。大论赞悉若与芒轭达乍布二人（兄弟间）相互残杀。大论赞悉若被害于“象”之三河口。于“邦莫邦喀”地方，任命论钦陵赞婆为大论。论钦陵于“洛”之“布穷”举行冬季集会议盟。上赞普墀都松尊号，谍者执进毒者多人，毙之。是为一年。

37. 及至狗年（中宗嗣圣三年，太后垂拱二年，丙戌，公元686年）

赞普驻于轭噶尔。大论钦陵声言领兵赴突厥，实延缓未行。夏，于“雄那”集会议盟。冬，于查玛塘集会议盟。在象郡以下定田地之贡赋。是为一年。

38. 及至猪年（中宗嗣圣四年，太后垂拱三年，丁亥，公元687年）

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钦陵领兵赴突厥“固山”之境。冬，定大藏之地亩税赋。垒达延墀松与努布·芒辗细赞、噶尔·达古日耸三人于“三善园”集会议盟。初平大藏之叛乱。是为一年。

39. 及至鼠年（中宗嗣圣五年，太后垂拱四年，戊子，公元688年）

赞普驻于辗噶尔。夏，于“苏浦”集会议盟。冬，垒达延墀松于“晓”之“粗垄”集会议盟。赞蒙墀瑁顿亲赴“达布”之境主政。是为一年。

40. 及至牛年（中宗嗣圣六年，太后永昌元年，己丑，公元689年）

赞普驻于辗噶尔之“塘卜若”。赞蒙墀邦嫁吐谷浑王为妻。大论钦陵自突厥引兵还。冬，于皮保之“尼牙夏园”集会议盟。是为一年。

41. 及至虎年（中宗嗣圣七年，太后天授元年，庚寅，公元690年）

夏，赞普驻于泥婆罗。大论钦陵于伍祐之擦登，清查“后备”之名册。冬，赞普驻于“温”之“阿噶园”。垒达延与大论钦陵于藏之“林噶园”集会议盟。立大藏之“红册”。噶尔·没陵赞藏顿与巴曹·野赞通保二人征收腰茹

之地亩赋税。是为一年。

42. 及至兔年（中宗嗣圣八年，太后天授二年，辛卯，公元691年）

赞普驻于辗噶尔。夏，于“色乌秀”集会议盟。赞普驾临，乃迁至“查那”。清理土地赋税并统计绝户数字。冬，于畿曲河流域之“查玛塘”集会议盟。乃依“红册”征集兵丁。是为一年。

43. 及至龙年（中宗嗣圣九年，太后长寿元年，壬辰，公元692年）

赞普驻于辗噶尔。夏，于“雄那”集会议盟。任命六大岸本。冬，于“畿”之“林仁园”集会议盟，立“红册”木牒。多思麻之冬会于甲木细噶尔举行。收“孙波”之关卡税。是为一年。

44. 及至蛇年（中宗嗣圣十年，太后长寿二年，癸巳，公元693年）

赞普驻于辗噶尔。夏，于董“畿“之”虎园”集会议盟。任命“五百”夫长。冬，于“三善园”集会议盟。大藏之王征集牧户赋税。大论钦陵往吐谷浑。是为一年。

45. 及至马年（中宗嗣圣十一年，太后延载元年，甲午，公元694年）

赞普驻于墨竹枕塘。伦芒辗细赞于“苏布”之“寻巴”集会议盟。噶尔·达古为粟特人所擒。冬，赞普驻于“若乌